

帶經堂集卷六十六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玩蟲尾文二傳

張東谷先生傳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丘人也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慎取與顧嗜飲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爲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丘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衆散粟哺饑民兵

三才圖會
卷之三
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游臻
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饑民翦伐或以
爲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
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
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
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
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
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耶御史怒曰奉命勦賊紀
功令獨不聞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
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

功者何從知之濫殺平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
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近誠所未喻御史益怒面
發赤久之曰何物縣令強項若是亟驅車去亡何
御史以事就逮先生迎數十里外廩餼甚腆時方
嚴冬製衣裘以進御史歎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
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先生兩爲令衣布飯脫粟
不名一錢不以妻孥自隨遷戶部主事餉軍遼陽
封還羨金於官使歸監兌臨清權舟九江終始以
潔廉自勵貨賄滿前視若土苴唯恐浼焉舉人陳
守仁者贈以詩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

公心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人以為
實錄空同先生李夢陽時視學江西歎曰張君非
惟操守清氣味亦清其為名流嗟賞如此先生之
使九江也李文康公時賦詩送之曰當年相與駐
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獻策關中令
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黃
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人競傳之考滿
遷郎中總理宣府糧儲以疾固辭為給事中論劾
調汝寧府通判甫三月遂棄官歸嘉靖改元給事
中李錫疏薦先生清節如陶潛詔起用會丁內艱

既免喪巡撫王中丞堯封繼薦之不至久之起爲
河東鹽運司同知亦不赴卜築長白山之陰老焉
每天雨農夫樵牧蓑笠耰鉏滿舍中先生與雜坐
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爲大夫也
先生邃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
就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先生嗜飲酒在太
學友人以公罪下刑部獄聞獄囚日給酒願附名
其末或問之荅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嘗
借史記漢書文選於縣人喬御史岱故靳之李太
常開先問其故喬曰吾非靳此書疾此君不近人

情招之不來耳先生聞之曰使借吾書東西南北
唯喬君命東朝鮮西流沙南交趾北居庸關所不
敢辭太常曰居庸何近也笑曰吾畏宣府耳其滑
稽類此嘉靖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
陶詩周子通書置袖中而瞑年六十五四子志仁
利仁守仁欲仁鄉人稱曰東谷先生

論曰予少聞諸鄉前輩正嘉中京師語曰天下清
官張茂蘭問其後裔則式微久矣康熙丁卯冬雪
後遊長白李氏嘯園園中有亭曰皆山山中人指
示予此東谷先生故居也時山雪清寒竹風蕭瑟

想見先生流風餘韻爲之慨然聞先生在郎署日
冬無絮衣餽遺皆不受東阿劉戶部田解衣遺之
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姓馬氏其先登州蓬
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
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佩總督江南江
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 誥
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
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放心郎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陸辭 賜御服以
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玉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
僞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徭獍躡平梧諸
郡所在驛騷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用
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于是請復有司邊俸
省兵糧脚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
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
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爲將軍代領其衆癸
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許奏朝議遣大臣往勘

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孟一
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服
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闕再拜闔戶自經不死
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固脫得一旅疾
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
濟間道詣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
朱昉以孫國楨齎表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子
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勒兵脇公公引佩刀
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
桂遣僞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

繫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判帥馬雄數
治兵相攻丁巳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
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旣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頰怒
張世琮逼公降公叱曰吾爲天子守茲土義死
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
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
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
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旣死賊
暴其尸烏金舖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
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

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濟妻董氏妾苗氏
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饑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
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論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
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
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
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
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
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旣事權不屬卒

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
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謚皆踰常格又御書
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國
恩厚矣又何憾哉

御史梁皙次先生傳

有序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
三人焉曰潁川劉公戡體仁長洲汪茗文琬鄢陵
梁曰緝熙公戡豪邁任俠茗文孤峭工文章曰緝
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
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

於都下庚戌別公賦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間與
茗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
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墳書
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
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
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
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
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哲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
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八世

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
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
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杖 皇贈雲南道監
察御史即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紈
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
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
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
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
間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
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民如子

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巡撫中丞某
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訶知先生孤介
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焉官咸寧半載減俸行取
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世祖章皇帝方重
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執搏擊爲名高先
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
院僧暇即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禛輩
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
子酒酣耳熱辨難逢蠅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生默
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

言爲煩如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
耽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
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
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
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
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
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
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
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予
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

云燕臺襍被親相送一箇蒿丘行脚僧蓋紀實云
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
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荅書曰生有癖性酷愛
古帖亦昔人玩龍圖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
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
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
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
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
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
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

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堉堉坦塚今惟堉在

王士禛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開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騫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濠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汪比部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
獨著其先微產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
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
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兒與兄耀
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
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順治庚子辛丑間予爲
揚州李官識君儔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
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玉璣沈康臣肩
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
擇爲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襆被外攜

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陞楯間丙
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
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天子思得鴻博之儒
備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
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
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
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朝先是己未鴻博之
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
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
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

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慎雖強禦不
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
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
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
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
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
戶以入君即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
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
戶鬪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
鄰曰鬪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鵝

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
某遂自伏既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
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朝廷守法耳必
索之當 奏聞二人者氣奪去其奉公守法皆此
類也君旣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尚書尉
州魏公所器 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
紙百幅 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
四幅爲 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亡何
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且挾其術遊公卿間
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

以爲妖妄學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焉君
詩才票姚跌宕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
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爲文章隋刻近之君
稱詩輦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今巡撫都御
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
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
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
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唱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戶
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
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

傳數百年毀爲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創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獎引後進爲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旣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云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

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子曰兼

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衆人中時弱冠耳
與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戲謂王門弟子升堂
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讓其序
予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願居鄭康
成謝曼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予愧不能當也嗚
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
於是者而君竟已矣悲夫

惠顯傳

惠顯字晦我陝西清澗人父承芳萬曆二十二年

三才圖會卷之九
三

舉人官南京工部主事講程朱之學人稱關西夫子嘗創祠祀建文死事諸臣改北戶部不赴有五子顯其季也顯與世揚爲同產弟初世揚在神熹間官給事中論輔臣沈濼孫如游而薦高攀龍劉宗周諸君子又極論紅丸事名在東林黨籍爲逆閹所惡逮詔獄號爲名臣至是年老家居闖賊李自成破清澗世揚降時顯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賊攻榆林鎮城顯與大將尤世威李昌齡劉廷傑副使都任餉司王家祿等瀝血誓師號忠義大社乘城拒守時出奇兵斫賊營盛有斬獲賊

爲氣奪會有內應賊肉薄急攻城遂陷顯巷戰力
竭被執賊知其世揚弟也百方誘之降且曰肯從
我者當以權將軍相授權將軍者賊中貴職也顯
瞋目大罵賊怒遂與廷傑同磔于市而檻車送世
威昌齡于西安俱不屈死世揚子漸時爲撫邊守
備亦罵賊死

論曰顯本名顯揚恥世揚降于賊遂改名以自異
卒與從子漸同日授命蹈白刃而不悔烈矣夫吾
獨惜世揚直諫負重名而晚節不終至使弟恥以
爲兄子恥以爲父豈不哀哉史言褚淵爲齊佐命

三子
拜司徒其弟炫歎曰名德不昌乃令有期頤之壽
予于世揚亦云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
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
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填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
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
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
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縊斷
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

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
含撫襲旣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
矣遂繫帛奪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
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
死侍郎先以父命間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
楨繼出廔免於難事聞天子憫其節義特詔
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 誥命蓋異數云
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
之屬率紀述闕閔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翱始碑高
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

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人嗚呼難哉

王烈婦傅氏傳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蹠漬猶在所不忍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竒節或不合於 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

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王君歿予旣
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車狀慨然肅然乃復
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
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
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
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
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
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旦衾襚衣備
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紈綺自製衣裳
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旣製

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
集死未晚又許之衆旣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
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經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
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
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
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
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舍斂顏色
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
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

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人邈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冲陽公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甫笄也又生于紈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娣如姊妹以和相夫子婉孌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舅僉事公知秦州母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

視得舅姑歡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
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
奔迸山間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鏑之下
歷試諸艱無惰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割左腕取肉
投藥餌進之舅姑掩面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
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
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杖拄其間仰
事衰白俛育藐孤子羽譙譙子尾脩脩風雨飄搖
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間舅姑又相
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爲難是

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母乃以家牒付幼子秭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科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爲兩族嚴重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舍飴弄孫顧而樂之曰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瘞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卒秭候選縣丞孫一人壽孫女二人

論曰春秋之世紀亡于齊唯紀季在然經於莊十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鄆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賢而得書是也母之遭近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鄆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也有經焉有權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世經堂集卷六十六

各有其黨黨羽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

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
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
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公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
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冀以稔
成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
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
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
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
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
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

是以至誠待莊公矣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云云刺字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且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菑時隸幽州辯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澗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澗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虜池嘔夸其浸涑易反在幽州一
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

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讀九丘者云

徐世溥武侯論辯

新建徐世溥巨源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之出師即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鄉可自取一言旣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

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旣歿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而實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鄉之蜀也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云予讀之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即曲筆如陳壽亦曰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

其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云其勤
勞一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
也論忠武侯或曰三代以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
或曰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
相爲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
以爲貪賁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
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爲偏故魚
水之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
云倏然知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

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昭烈有焉世溥何人而敢于污蔑先賢如此徒見其狂詩無忌憚而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後人非之及周岌之難人以爲口業之報該聞錄云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厚誣之見于詩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溥晚死於盜安知非口業之報哉斯論也罪浮于能矣予不可以不辯

書傳國璽

工部侍郎某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

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
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我
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爾璽近侍以傳國玉璽
倉卒坎地而霾之兵旣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
屢至坎所蹠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
則璽見焉聞于官遂進 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按何文肅椒丘集有傳國璽志一篇序
述甚詳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
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
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于桑

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
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辯其文以爲歷代傳國
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帥師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
漠其本末如此又按史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
歡入貢并請進傳國璽宣宗不納以史與文肅言
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
在察爾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于 本朝詎偶
然哉又按王冕詩云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
舊氈房蓋未詳矣

書究墨

宋時最貴兗墨王氏談錄云公在彭門常走入取
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
下晁氏墨經云兗州陳朗朗弟遠子惟進惟迨與
易水奚氏並稱東坡云兗人東野暉所製墨每枚
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其法以十月煎膠十一月
造墨以不用藥爲貴自泰山徂徠龜蒙鳧嶧以及
密州之九仙山登州之牢山即今大勞小勞皆產松之所總
謂東山東山之松色澤肥膩質性沈重品惟上上
又邵氏聞見錄記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
靖公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墨可攜以來明日

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遂薦
爲殿中侍御史范忠宣公集及馮山集皆有充墨
詩此皆宋人貴充墨之證今以語兗州人雖士大
夫亦不能知矣故書之以備吾鄉故實云

書縮頭道人事

門人新安江闔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
一黃冠無名字其髮縮結人以縮頭道人呼之長
鬚斑白短鬚及腦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皙白
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
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即入雲夢山

爲道士萬曆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
亨療背疽後此遊於四方 國初至普陀後住中
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
重來結茆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
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書宋道人事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
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
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迹僧面生
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

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日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餘金既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乙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留侍不行僧顧曰子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文

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
但目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
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
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
則虎狼蹠迹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
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
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
候移晷飢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
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無人居安得延僧誦
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

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
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
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
宿啖以燕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
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
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
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
爲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
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
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

三矣壬申五月十九日啟事海澱暢春苑尚書述
其顛末如此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
爲曲全孝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
叛案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
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校
尉經鑿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
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
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千逼嫁決志不從探

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
餘里外誓圖完聚此女子具有丈夫行也據厄爾
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刺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
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身價情愿斷出
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
輕財好義此巴牙刺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
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迹涉嫌
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審驗過已得真實處女
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
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恩

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媿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
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
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
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
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厄
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
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
不得其所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
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象房
後鬻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

王五姐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牙刺厄爾庫不取
李殿機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爲民應令李殿機
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
給與貲贖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
十九日奉 旨依議予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
歎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
生死契闊不復相聞即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
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足媿
世之鬚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
范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史所宜

大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之中丞時阮侍
御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幔亭弟結綠硯銘

此非結綠也胡以沿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
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荅盤山拙菴和尚

二首

正切凝思忽來芳訊詠詩愛黃葉秋風之句披圖
得千巖萬壑之奇便如與吾師把臂入林忘身之
在京雒也竊意此山旣以田疇得名疇之生平當
詳著之今簡出三國志本傳及曹孟德表一令一

并水經注二條田疇論一篇以備採擇據鄜注鮑丘水條下有盤山又有徐無山無山下有田子泰避難居之之文田所居或在盤山或在徐無更一考證方確

山居之妙莫過杏花紅葉兩時書來云云塵中人引領東望何異畫地作餅不可啖耶承再示圖誌及拾遺辯譌退食之暇反復細較數過鄙見所及輒乙其處碑版文字間有刪正要以馴雅爲歸不識吾師以爲然否爵里書法詳略或未畫一皆已改訂特從敝鄉取到元好問中州集又搜得劉迎

閻長言詩二首皆金源人也何鏜慎蒙二公名山
記中搜得李元陽舞劍臺記一篇雪夜挑燈每得
古人片語隻字輒爲狂喜具書生結習然亦不敢
負吾師諉誣耳近有雪中退朝奉懷一詩附錄寄
上

答門人陳子文 二首

知有人蜀之役極爲懸念危梁飛棧十年回首猶
自驚心況王事鞅掌耶綱紀來得成都書洎新詩
諷詠之次不覺移情至云斜日一川沂水北秋峰
萬點益門西視唐人僧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

入渭城之句不啻過之矣奉和鳳縣柳蜀薑二絕
句錄正之冰修別去又三年矣歲月真不堪把翫
耳

三載黜陟海內知交音書闊絕思之如夢寐曾拜
手書示以臯蘭載筆慰藉之至新正二日間太
皇太后升遐星夜奔赴以元夕抵京師叩謁
宮事畢昨得旨明日行矣從方山兩得子文手
書并寄司馬文正公集感故人念我深也計瓜期
將及顯陟非遙今子文一門羣從多列華要而子
文獨屈抑下僚鸞棲枳棘令人慨歎譬噉諫果此

亦餘甘回齒頰時矣

答棲霞楚雲和尚 二首

吾師暢天界宗風作人天眼目僕願順風以請久
矣先和尚竺菴大師保護六朝松事僕久皈依載
之遊記今師手植萬松虬鬚龍鱗當與此山不朽
牧老弘護自有同心正不以鄙言爲輕重也昔白
樂天自錄其集二本一寘東都聖善寺一寘廬山
東林寺經藏中一寘蘇州南禪院願以今生世俗
文字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雖
拙集不逮樂天其本願亦猶是耳并惟大師照鑒

前奉手教知返棲霞未久即往西江道之云遠音
郵不易忽書記來都門再荷手示獲悉山中近況
信江西不隔拂子也山志告成足與梵刹志並傳
不朽鄙作亦附名山以不朽矣僕少讀瑤光閣一
集知其得法於壽昌悟道於廬山印證於博山闡
然二大師至其末後一句直是浩然之氣至大至
剛塞乎天地乃知世出世間原無二理好山之道
至是益光明俊偉矣後在金陵聞亡友方龔山談
浪杖人已事真不啻趙州古佛藥地嘯峰諸老一
時名德耆宿皆爲座下龍象如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自恨生晚不獲廁桓因之末猶幸親近和尚略
霑法乳僕老矣復羈遲薄宦迹在周行未能相從
於水邊林下使宗少文雷次宗輩千載笑人亦可
哀矣尚冀淵匠時示廣筏幸甚幸甚先壽昌博山
東苑闐然雪關暨杖人一切語言文字竺南二大
師法語禪藻均望垂寄以慰惓如之望乙亥七月
日士禎頓首

答唐濟武檢討

二首

郵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賤姓名亦附不
朽矣讀手示遂覺青雲白日去人不遠悼亡傷逝

之後必脾受傷頃竟咯血者三有何簡要法語幸
不悛尺蹠垂示望之文選一事談何容易以吳興
姚氏之識鑒必資文苑英華以東萊呂氏之別裁
尚藉江鈿文海即元蘇侍郎伯修之書已不敢與
蕭選粹鑑頡頏況下此乎明文則程詹事篁墩止
及成化以前何侍郎匪莪稍該備矣而精鑒未逮
前人三百年文章尚無定論況時賢乎是以知其
難也

今歲六七月無日不雨都下通衢皆如江湖宣武
門外溺者三人人衣重綿不知絺葛爲何物亦向

來所未有也比來抗顏走俗久廢吟事唯碑版序
記雜文未能槩却退食之餘偶一開卷都如爵蠟
惟西方之書稍覺有味正以閱歷世途四十載熟
見一切如空華陽燄過眼成空此身且如浮雲頃
刻變滅況身外乎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
雖日在錢穀簿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
說無生話時也獨於古德公案話頭茫然如墮雲
霧自是鈍根以視眼中之人熙熙攘攘爲利往來
者差免隨墮耳承惠寄妙相莊嚴敬謝法施來教
頓漸二義深契鄙懷常愛唐皎然禪師作秀能二

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
歎爲名通之論可破舉世聾瞽老先生以爲何如

答秦留仙宮諭

二首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晤朱生備詢起居知名
園却掃銳意著書清詠之多亦復盈筇碧山舊社
爲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筇笠一訪雲林清闕之奇
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
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唐人詩較唐人
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
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爲唐選

十集此書亦刻於玉峰尚在較正譌謬又二十年
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
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
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垓
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敝門人蔣京少
爲刻其本亦尚有譌字未較先生試遣訊二處索
之可朝發夕至也錢礎老雅意選刻鄙作附孝感
合肥二相君之後意極可感然辛丑以前少作所
存過多尚煩繩削張秋紹先生傾仰久矣頃惠寄
浦舍人集又特出鈔錄此段交道近古不擬於流

俗中求之孫老無恙公子人弘前畫九龍山圖見
寄張之素壁以當臥遊均希道意

承寫寄詩總聞感荷之至愚幼讀朱子詩傳而疑
之嘗竊以爲晦翁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
自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序不可廢之說而晦
翁獨臆廢之其最著者如衛風木瓜鄭風有女
車青青子矜諸篇確有事實考據今一槩掃却因
以淫詩可乎不可乎愚嘗欲雜取毛鄭歐蘇四家
諸家之說平心折衷別爲一書數年竊祿京師僕
僕未遑不意先生先得我心聞已成書甚快愚無

庸作駢拇矣

答梁增

再奉清明後一日惠書欣慨交心追念曩遊黃壚如昨而邈若河山思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承寄尊大人行述尚有未詳者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占籍於鄢曾祖祖父諱字官闕于例皆不得略述內所云敬菴公係某公別號亦未了然又卒日葬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已上見於韓歐二家集中碑版之文可考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

歷曰行治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或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大例要未有越此者敢煩詳示然後下筆墓表成即刻之集首序可不重出也集中內典文字最佳若流俗妄有訾議則蘇文忠宋文憲二公當爲罪首耶拙集前續二部附上惟告之尊大人几筵不盡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荃

別來十餘年不通一訊前歲從新野家郵中遞到手書如空谷足音楚然而喜漢江峴首古今勝地治中別駕頗稱閒曹登臨嘯咏風流何必減昔人

哉峴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
太傅祠詩和者自范希文劉原文以下凡十有四
人宋賢題名多刻下方僕壬子歲過之幢已半爲
糞土所壅幸字畫尚完好及今無護惜之者恐漸
就湮沒足下政暇能一留意并摹搨數紙相寄乎

答韓太虛郡丞

承聞先生以居士身弘菩薩道栖心法喜梵行精
嚴今之淨名龐公也又復穿穴大乘結集流通譬
諸集衆法寶爲海導師比辱來教益深皈仰經云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

衆德本是菩薩行先生有焉亦何必匡徒領衆如
宋人所謂相公禪者爲叢林口實哉石堂禪師頃
承護念遠寄諸刻味之如甘露醍醐曾寄呈鄙撰
三昧集一部諒不浮沈祈從容一致相思支許相
從諒有日耳

答門人張力臣

判袂都直遂已五更寒暑得書承聞起居爲慰古
謂老而好學惟袁伯業以道兄視之何如哉瘞鶴
銘辯訂本尤精晰孝然之山磬石不乏江淮好事
者何靳一匕箸之餘不壽諸永永耶昭陵石馬圖

亦聞所未聞披對之下如身歷翠微睹風雲絕足甚快甚快峴山羊叔子祠石幢甚古雅又多北宋諸名勝題名不佞曾賦一詩并著之蜀道驛程記意道兄必有紀述無吝寄示

答荆菴禪人

出山以來荏苒五稔每懷遠公廬山之社辯才龍井之游不謂靈老和尚雙樹之間倏示寂滅今者結集法眼續佛慧命真吾師事也辱和尚治命見委塔銘夙昔之誼不敢輒辭於案牘旁午中脫藁恐不足爲將來續燈錄中粉本也入石須屬良工

渠丘張杞園居士可與商量幅竟神往

答拙菴禪師 二首

久不奉教示殊馳心白雲青嶂間也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汗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寃親平等豈況鬪諍唯吾師裁之向鈔得唐叔達遊記一篇附寄丈室

侍者至自盤山知道腴清暢又得山志補遺讀之

生大歡喜刻成幸多摹印幾冊見寄附入前志也
近又得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一條弟有駁正并錄
上或即附陶詩後或入雜綴惟裁定之又從王子
年拾遺記鈔得田疇事一則亦可補入雜綴以廣
異聞辱寄大士像薰沐供養敬謝法施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維德入都備詢起居差慰僕時運奇蹇四月間有
悼亡之戚七月中又有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
寧論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知已如先生想亦
爲我拊膺而一歎乎僕從來無尺蹠出都門茲因

棲霞楚雲禪師南還特奉數行左右棲霞爲金陵
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將尋斧柯楚老
本師竺菴和尚上書當事遂免翦伐一時名流形
諸篇詠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頭
虬龍拏攫鬱鬱爲巨觀寶所名藍藉以增勝今楚老
將應壽昌祖席之請慮山中房僧勾連土棍藉以
漁利不免樵蘇唯先生政暇曠念勝地特爲嚴禁
并語地方有司同心弘護法檀功德與此山不朽
矣盤山拙老屬僕奉致新誌想達典籤示之
山言入都得書詢知道味清腴極慰述鹿軒新詩

風味瀟灑似非車前八駟人所爲昔白樂天在蘇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人求之于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襟韻在韋白之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爲不可山言傳命屬評次即於燭下呵凍點筆一過藉手以報三子古文鈔雕刻最精但如朝宗寧南侯傳回護失實似當刪去不則蘇峻侯景亦須爲作佳傳耶

寄尤悔菴太史

江東耆舊中吳故人今惟梅菴先生歸然獨在宜
時時詩遞往來如元白浙西東故事乃經年不通
尺一甚或得書累月不一答者非敢蹈疎節也五
更待漏歲以爲常十日之中集議八九司農之署
案牘旁午坐是數者竟不獲掃地焚香一親筆硯
遙念水哉軒中擁書萬卷魚鳥親人詎知京雒勞
人苦趣如此嘗戲語羨門少宰曉風殘月日日領
略世間唯梢公及吾輩耳此雖謔語大是實錄附
及一笑僕五年不作詩忽於枕上得奉懷四章即
錄便面寄上詩雖不工亦一奇也近輯 本朝謚

法考一書已寄牧老刻之特乞大序

帶經堂集卷六十七